

再歷聽障路： 養育兩個 聽障的孩子

撰寫：CHERYL LACEY

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從沒有包括一個有聽障的孩子，兩個聽障兒更是無法想像，但現實確然如此。在我的家族中沒有任何成員有聽障的問題，因此當我的長子（和其後次子）被發現有明顯的聽力異常，令我頗為震驚。不過，任何震驚與否定都無法改變事實，我知道前路漫漫，但對未來卻毫無頭緒。

我的長子雅文遜（Emerson）在稚齡階段經歷了聽力水平急降，我們知道必須聯絡療育服務機構並盡快選取合適的安排。我們的選擇主要建基於近便自己，但亦瞭解如有需要日後可以隨時改變。

雖然最初助聽器能夠對雅文遜有裨益，但到兩歲左右他的雙耳都有深度聽障。我們必須作出一個艱難的決定，最後我們決定讓他接受一個人工耳蝸，一年後，再接受另一個人工耳蝸。最初幾個月我們要幾經辛苦才令他戴上助聽器和人工耳蝸，但後來則好不容易才說服他把它們除下來。雅文遜很有主見，他今天取得的成果，是經過無數努力及大量的支援。七年已過，他升讀小二，在閱讀、說話及各方面的表現都能達到同儕的水平，進程良好。

就在雅文遜聽力水平轉向深度聽障的同時，我懷孕五個月。我們都擔心第二個孩子會有四分之一機會也出現聽力異常。因此當格倫（Grant）出生後，我知道他聽力「正常」時非常高興。即使如此，聽力專家還是定期檢查他的聽力，密切觀察他的情況；我們在家中也是這樣做，因為我們知道這類聽力消退是漸進的。坦白說，我從未讓自己相信格倫可以保持他的聽力。這情況果然出現。我記得，在他過了一歲生日後不久，他的反應開始有所改變。「又來了！」我當時這樣想，但沒有感到難過。不過，我仍然不想向丈夫吐露這個消息。之後的兩個星期我默默地思量。直到有一天丈夫、我與格倫外出午餐（當時雅文遜往訪祖父母），我驀地衝口而出：「我覺得格倫的聽力下降了。」丈夫表示同意，原來他的想法與我相同，但大家都不願向對方吐露這個消息，當時我們都禁不住笑起來。從某個角度看，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，他們倆可以結伴並肩同行。我同時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已經知道怎樣做。一個月之內，格倫在卑詩省兒童醫院接受了在藥物鎮靜下的聽力測試，確定了他的聽力水平。我隨即在那裡要求他們為格倫製作耳模。一個半小時後我們回到家中，我們社區的聽力專家已留下

口訊。沒多久，我們已在網上為格倫的小助聽器選擇顏色（是鈷藍色）。那助聽器是那麼小巧！不到兩點鐘，助聽器已訂購，耳模也在製作過程中。

格倫的情況沒有給我帶來如當日知道長子聽力急降時那種傷痛，但少不免還有一種失落的感覺。坦白說，我有點命運弄人的感覺：我將永遠沒有養育沒有聽障孩子的經驗。但終究，這次我知道一切將不會有問題。格倫不會有問題，我們也是一樣。格倫持續需要加強的助聽器，並進入兄長曾經就讀的幼稚園，我們亦正等待踏上為他植入人工耳蝸的旅程。

現時兩男孩已七歲及五歲。是典型的男孩，也是典型的兄弟。他們摔跤並扯掉對方的助聽設備，然後得暫停一刻來重新戴上或將磁石放回原位。當別人不聆聽或周圍太嘈吵，他們會表示不滿（這表現常令我會心微笑！）兄弟二人自發地找到與對方溝通的最好方法。早上，格倫常常走進大廳把哥哥的耳蝸和自己的助聽器交給雅文遜戴上；而雅文遜亦知道格倫需要坐在車內的中間座位，以便可以聽得更好。

即使最初的旅程十分艱辛，我們慶幸能得到朋友、家人、聽力專家、醫生和耳鼻喉專科醫生的支持和鼓勵，當然其中也包括所有在幼兒療育機構中服務的工作人員。經歷這些年的淚水和笑聲，使我感受到眾人協助我的家庭成長，幫助我們邁向前路。

